

部,他听完汇报后当即说我思想太不解放,让我去找把铁壶自己制造高压蒸汽。我一听不对路,也就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了。后来终于有一组答应我们暂用一会儿。于是我让学生赶紧抄拌混凝土,装满钢模。待一切按计划完毕后,我让管控阀门的学生放汽。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段钢管子弹似地射出,深深地插进水利馆西门的木门板上。当时,一位学生刚好拌完混凝土,正坐在地上休息,背靠的就是那扇木门,而“子弹”则恰从他头皮顶上飞过!我瞬间吓出一身冷汗,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一切按计划进行,似乎也无人把这个意外当回事。可是后来回想,事情太蹊跷。一个正常使用的设备,怎么我们接过来一开阀门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想都想不到啊!因为无论谁使用,总是要反复开关的呀,而当时是谁持的胶管,也记不清了,如果稍微低一点或手持角度稍微向下斜一点,后果实在不堪设想,真是后怕!

值得留住的清华记忆太多了,其实写一本书也不为过。人类的历史表明,大学是近代科学发展的排头兵,而支撑大学之树的要素是坚持独立思考与科学精神。从古到今,哪个社会进步能离开独立思考与科学精神呢?

我在2007—2017的十年间(72~82岁),又回到母校为学生主讲选修课“理解自然”,后期改为“实验室科研探究”之“敬畏自然”系列讲座。2017年4月,我结束了最后一堂。记学分的报名人数为198人,而实际上46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几乎全部坐满,我为学生之踊跃与开放深为感动。可见,今日的清华无论是物质水平还是精神面貌已均非那个年代的清华可比了,方方面面都显示出巨大的进步。可喜可贺!这正是:

五十年代往事多,人生苦短无奈何。

谨请贵刊留记忆,任凭后人评与说。

2017年4月24日 校庆前夕

一抹记忆

○傅文洵(1977水利)

时间的长河伴随着记忆涓涓不断地流淌着。

那是1974年的夏季,我们水工三班近70人在陕西宝鸡实习,承担宝鸡峡闸坝改建和王家崖水库的设计任务。当地管理局安排我们全体同学住在一个大院儿里,院内还有一间可供大家临时上课的简陋教室。

一天下午,我们从工程现场踏勘回来,还没进院儿,远远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臭味

儿。顺着味道发现,“臭源”竟是晾在院里的衣裤和丢弃的杂物,还有一张张潮湿的、整齐码放在木板上的10元钞票。从早回的同学那里得知,原来是学校体育教研组派老师到实习点来授课,体育老师错把表面干涸的粪坑当成旱地,一脚踩空,掉了进去。幸亏粪坑边有农家孩子玩耍,这才喊来当地的农民,把老师拖了上来。尽管冲洗多遍,晾晒的衣物不时还是飘来阵

□ 母校纪事



水工3班女同学合影（1976年）。后排右3为傅文洵学长

阵臭气。

第二天，不顾一路的劳顿和坎坷，这位体育老师站在了教室的讲台前：“同学们，不用自我介绍，你们也知道我是谁。”没等老师说完，同学们已大笑不止。在大家的笑声中，老师继续说道：“我体验了这辈子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幸亏我是搞体育的，一人多深的粪坑，我憋足一口气，一下子就浮出了粪面，踩着‘水’……”多么乐观幽默的老师！还没等他说完，大家已笑得前仰后合。

老师说的得益于搞体

育，一点儿也不夸张。水和粘稠的粪便不可等同，换做其他人，真可能就上不来了。当年老师已年近60岁，事后想起，还真是有些后怕。

体育老师在实习现场教我们“八段锦”，讲解“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清华体育精神。至今，最使我们念念不忘的是：老师用自身“暮年粪坑脱险”的实例，证明了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的无比重要。

岁月匆匆，斯人已逝。当年的体育老师以90多岁的高龄寿终，践行了强身健体、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教育理念。他就是李鹤云教授。

离开母校已经40多年了，老师言传身教的点点滴滴，仍珍藏在我们的记忆里，陪伴着我们一生。

2017年3月12日



1976年在山东毕业实习工地。1排右3为傅文洵学长